

纪实

皮影：双手对舞百万兵

冯立红

秋分的雨伴着凉意，刚从医院回家的高秀芝心情像此时的天气一样低落，坐在炕沿上，指尖摩挲着刚从医院带回来的药盒，眼底还带着初愈的倦意，老伴赵凤柱递过来一杯水：“喝点水吧，把药吃了，不要想唱影的事了。”一提起“唱影”二字，高秀芝那对眼睛忽然亮了，像被灯影映透的白布，瞬间有了神采。

“去把那箱家伙搬出来！”她催着老伴赵凤柱，语气里藏不住的急切。在木箱掀开的那一瞬间，时光仿佛倒流。

那些用驴皮精心雕琢的影人，虽落了许多灰尘，但眉眼间仍有未褪色的英气，武将的盔甲缀着细密的刻纹，好似能听见千军万马，金戈碰撞。

“这些老伙计，躺了太多年了。”高秀芝的手指轻轻拂过影人的发冠，像在唤醒沉睡的老友，“我想再唱一场，让它们见见光。”这念头，像一颗石子猛地砸进老伙计们的心湖，漾开层层涟漪。

七家子村口的老槐树下，浓荫如盖，乡亲们早搬着马扎板凳坐得满满当当，连树枝上都趴着几个看热闹的孩子。被大家亲切唤作“百姓名嘴”的朱云鹏，正弓着身子调试映窗与锣鼓，指尖轻轻扯紧锣鼓的绳结，影人在他指缝间流转跳跃。听说老伙计们要凑在一起唱一回影戏，他二话不说，收起手边的四弦琴就往村口赶。家住青龙山的老艺人杜万和，打小就迷上皮影，平日里总爱哼上两段过瘾。得知消息后，也顾不上老寒腿隐隐作痛，攥着皱巴巴的车票，一瘸一拐背着板胡挤上了班车。就连远在辽宁阜新的两位皮影师傅，也早早揣着行头，挤上绿皮火车，颠颠簸簸赶来了，他们风尘仆仆地挤进了一家饭馆。

天公却不作美，连续的阴云密布，原计划的户外演出泡了汤，老人们踩着小雨步入县文化馆时，裤脚都沾着泥。为了今天的演出，几位老艺人特地从家乡赶来。还没来得及及寒暄，大家就开始忙碌起来，这场演出是他们这辈子最好的念想。

搭台子时，文化馆的年轻人手忙脚乱，老艺人们却不用言语，朱云鹏扶着幕布杆，杜万和弯腰调整着绳线，动作熟练得像昨日同台的默契。

灯光布置却成了难题。剧场的吊灯无法实现他们需要的高度和照射效果，这让大家犯了难。吊灯太高，照不亮白布上的细影，高秀芝踮着脚试了又试，额角渗出的汗，

从鬓角处流了下来。“怕啥？咱年轻时在土台子上都唱过！”赵凤柱搬来几张木凳，和馆里的工作人员一起硬是搭起了简易灯架。

“隔帘陈述千古事，灯下挥舞鼓乐声，一口叙尽千古事，双手对舞百万兵。”

这两句流传百年的民谣，藏着皮影戏最鲜活的魂魄，一方白布为幕，几束灯影为魂，艺人们指尖翻飞，便让千年前的将相王侯、神话传奇，在白色幕布里活了过来。

“寒门避雨遇兄长，煮茶聊天心亮堂。虽是穷家有志气，愿为国家扛大梁。哎，扛大梁哟，八拜之交同甘苦，往后遇事一起上。哎，一起上哟……！”

当锣鼓声骤然炸响，四弦琴的调子如流水般淌开时，所有过往的坎坷都成了这场演出的铺垫。

吹拉弹唱间，几位艺人配合得严丝合缝，他们从青丝到白发同台演皮影，20年后此番重聚，特意拿出压箱底的经典剧目《四平山》。这部剧又名《薛海征西》的皮影戏，讲述的是唐朝年间一段忠奸交锋、英雄建功的传奇，皇帝遣亲王曹龙赈济安民，途中遇大雨，于薛海家中避雨，二人意气相投，八拜为交结为弟兄。后藩王作乱，皇帝挂榜召贤，薛海进京揭榜，被天子册封为文武状元。孰料状元夸官之时，遭奸臣苗宽设计灌醉，蒙冤入狱。幸得曹龙回朝力保，才救得薛海性命。藩王之乱未平，曹龙向朝廷举荐薛海，太后亲赐凤印，封其为兵马大元帅，命他征西灭寇、安定边疆。

“西边战火燃边关，百姓日子不好过。曹龙真心荐良将，薛海蒙冤没低头，哎，没低头哟，凤印一拿整朝纲，封你元帅去打仗。哎，去打仗哟……！”

高秀芝苍凉悲壮，慷慨激昂，几乎达到吼的最高境界。她将喜怒哀乐、家国情怀，巧妙地融入唱词与影人的动作之中。以醇厚的老旦唱腔，淋漓尽致地演绎出太后的家国担当，她把青春、热爱与坚守都深深地融进了这一方牛皮影里。

“奉了圣旨去赈灾，半路大雨把路拦。茅舍里头遇好汉，说话做事不一般。哎，不一般哟，结拜兄弟守江山，谁也别把谁来忘。哎，谁来忘哟……！”

戏文唱至酣处，艺人们亮开嗓子，高亢的唱词随锣鼓节奏响彻场间。“少年敢揭招贤榜，又能文来又能武。看着就是栋梁材，朕心欢喜把你赏。哎，把你赏哟！”

朱云鹏的嗓音沙哑如老坛陈酒，唱尽英雄末路的悲壮，杜万和的板胡跟着剧情起伏，弦音里绽放着人间烟火。

“薛海这小子太张扬，朝堂之上逞刚强。挡了我的升官路，不除他来心不慌。呀，心不慌哟……！”

这么多年了，这场演出成为他们的奢望，哪怕观众只有他们自己。高秀芝的手指在幕布后翻飞，似能舞动千军万马，两根竹竿上下腾挪，影人便迈着方步登场，时而扬鞭策马，时而执扇轻吟。

“帅印在手沉甸甸，嘱咐将军记心间。打仗不为名和利，只为百姓能平安。咳，能平安呀……！”

此刻的高秀芝，早已不是那个躬耕陇亩的乡间老妇，真如高堂之上威风四海的皇后，气定神闲指点江山，胸中百万兵甲，似在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

一折戏落幕，高秀芝眼眶中泪光闪烁，神思恍惚之际，竟难以分辨戏里戏外、是影是人、是真是梦。她的指尖轻柔地拂过那已然褪色的凤冠，指腹微微颤抖，仿佛仍能触摸到宫墙深处历经百年的沧桑，以及那穿越悠悠岁月的郑重嘱托。

“御笔一挥封状元，好好为国把力出。哎，把力出哟……！”

影戏终有落幕之时，可她心中那杆帅旗，却始终猎猎飘扬，从未曾倒下。幕布外的灯光渐次黯淡，场内寂静无声，唯有最后一声唱腔，仍在空中悠悠回荡，与她心中翻涌的万千波澜久久共鸣。

白布前的观众稀稀落落，拢共不过十来个人，然而这丝毫不影响艺人们的发挥，他们早已将皮影视为生命的一部分。高秀芝的衣襟被汗水浸透，指尖因长时间捏着影杆而泛白，可她却笑得比任何人都畅快。这是她们这些年来最为尽兴的一场演出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挤满乡亲的土戏台，那时的喝彩声仿佛能将屋顶掀翻。

散场后，高秀芝独自坐在后台的旧木凳上，昏黄的灯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。褪色凤冠被她小心捧在掌心，指尖一遍遍摩挲着影人，内心的潮涌却丝毫未减。她在心里暗问自己，方才戏台上指点江山的，真的是我吗？是那个守着几亩薄田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吗？眼角泪光，戏里的金戈铁马仿佛还在耳畔回响，与她这辈子听过的乡音、看过的田地交织在一起。她想，影戏终

会落幕，可那凤冠上的温度，那唱腔里的执念，还有祖辈传下来的那股劲儿，早已刻进了骨子里。她唱过一场又一场戏，守过一年又一年的岁月，往后，还会继续飘扬下去吗？

曲终人散，渐渐沥沥的雨下了起来，高秀芝指尖抚过叠得整整齐齐的影人，粗糙的指腹摸着皮影上的纹路，眼圈忽地红了。

7岁那年的记忆突然翻涌上来。她躲在戏台后，扒着幕布的缝隙，看伯父操纵影人时灵活的手指，影人的光映亮伯父的侧脸，也映亮了她眼里的光。“那时候多傻啊，躲在幕布后面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就怕伯父撵我走。”她在心里轻声叹道。也是从那时起，她便一头扎进了皮影戏的世界，跟着戏班子学唱影、学摆影人子，连梦里都是影人舞动的模样。

12岁那年的画面更是清晰如昨。伯父临终前，把沉甸甸的影箱硬塞到她手里，“别让这手艺断了。”她攥着影箱的把手，指尖冰凉，心里却烧着一团火。“这手艺别断，我记了一辈子，也守了一辈子。”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，她在心里对伯父低语，“我没让您失望，我让这手艺有了后继有人的希望。”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，她攥着全部积蓄，跑遍集市置办新家伙，又挨家挨户去找散落的老艺人。当戏班子重新凑起来的那天，她站在影灯前，笑得眼泪都掉了下来。“那时候哪顾得上苦啊，只要能让您再亮起来，让影人再动起来，砸锅卖铁都值得。”她想起自己那时的模样，没事就哼着戏调，吃饭时嘴里嚼着饭，心里还背着戏词，走路时手都在比划着摆影人的动作。

多年的苦功，让上过一天学的高秀芝，拿起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个角色，吹、拉、弹、唱也样样精通。

“别人说我傻，守着这老古董不放手，可他们哪知道，这影人、这戏词，早就是我骨头里的东西了。”她轻轻摩挲着影人，心里有一股温热的暖流。

现如今，戏班子里的人皆已年逾花甲，而年轻人忙着经商、刷手机、追逐潮流，谁还愿意静下心来，聆听一场慢节奏的影戏呢？这门起源于春秋、兴盛于明清的古老艺术，从陕西的黄土高坡蔓延至晋冀的广袤大地，最终在开鲁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。

自1925年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开鲁皮影融合了河北滦州皮影的醇厚韵味与本地评剧的鲜活特色，成为老百姓炕头檐下的欢乐事。然而，时光流转，曾经挤破脑袋观看影戏的街巷逐渐变得冷清，那些化着浓妆的影

人，大多蜷缩在陈旧木箱之中，任由岁月蒙上一层灰尘。愿意学习这门技艺的年轻人寥寥无几，那些精心雕琢的影人，只能在木箱里沉默无声，等待着被人们遗忘。

可希望总在不经意间发芽。老伴赵凤柱学年轻人的样子，注册了快手，买了直播声卡，没事的时候陪着高秀芝录上一段，在高秀芝摆弄影人时，他就举着手机拍摄，镜头里，白布上的光影透过屏幕，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
“我的儿保大宋，七郎八虎个个是英豪，戍守边关隘，英名天下标……”高秀芝直播中，一段段唱词婉转悠扬，声声入耳。屏幕里，影人身形灵动，腾挪辗转，带领观众沉浸于光影天地。

起初直播间里只有零星几个人，慢慢竟攒了些粉丝，有评论留言问“这是啥戏？”有人说“奶奶的手艺真厉害！”高秀芝看着那些评论，总是说“咱不是赶时髦，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咱还有这宝贝”。

更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家中的孩子们。儿子自幼在影戏声中成长，一有空便跟着哼唱影人戏。儿媳学着操控影杆，尽管指尖动作还很生涩，但却满是认真。刚大学毕业的孙女张爽，记忆力极好，学唱影调一学就会，闲暇时总缠着她问道：“奶奶，这个影人该怎么摆弄呀？”当年轻的指尖触碰到尘封已久的影人，当稚嫩的嗓音伴随着弦音哼唱时，高秀芝意识到，那些隐匿于影箱中的过往时光，那些镌刻在影卷上的动人故事，终究没有白白等待。

雨停了，夕阳透过窗台，落在摊开的影卷上。泛黄的纸页上，字迹早已模糊，可那些故事、那些唱腔，早已融进了高秀芝的生命里。她不知道下一场演出在何时，不知道这门手艺能走多远，却始终记得伯父的嘱托，记得初见影灯时的心动。

“我学唱皮影太不容易了，一心想把它传承下去。只要有人肯学，我就会毫不保留地教，一不收费，二不怕累。”

影落灯明，薪火犹温。身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鲁皮影的传承人，高秀芝与一众老艺人守着一方影幕、一盏旧灯，将半生的时光都倾注在了光与影的世界之中。她期望后来者能够了解，这门艺术蕴含着金戈铁马的千古故事、家长里短的人间真情。她用一生守护的皮影，已然成为开鲁不可磨灭的印记，不仅继续照亮着新一代唱影人的前路，更蕴藏着代代唱影人永不熄灭的薪火。

随笔

守望烟火气息三十载

沈宝玉

在霍林郭勒这座“因煤而建、缘铝而兴”的工业城市里，老深街处的“大众男理发馆”如同一块温润的老玉，历经三十载岁月磨砺和风雨相伴，愈发透着一股烟火温情。从1995年的一把剃刀、一张铁椅、一个火炉起家，始终以精湛手艺与不变初心，着力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服务，不仅赢得了芸芸众生的信赖，而且见证了这座城市从“挖煤卖煤”到“精致小城”的转型发展，同时，这里也留存了三代人“头等大事”的集体记忆。

记得1995年的时候，霍林郭勒正处在煤炭开采的热潮中，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汇聚于此，街尾满是工业崛起的蓬勃气息。二十出头的我怀揣着拜师学来的理发手艺，在沙尔呼热镇（俗称南广场）公园门口租下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门房，挂上一块手写的“大众理发馆”招牌，就正式开张了，这就是我创业的起点。此时的小店极简陋实用：老式铸铁理发椅坐上去咯吱作响，磨得发亮的剃刀、嗡嗡作响的推子整齐地摆在木桌上，墙角的小煤炉整日烧着热水，肥皂香与煤烟味交织在一起，弥漫在小屋里，成了矿工们最熟悉的味道。那时候，来小店理发的多是煤矿一线工人，他们每天下班后满脸煤灰，就想剪个利落平头、刮个干净脸。当年3元一次的理发、5角一次的修面，价格亲民实在，每天都是顾客盈门。

为了深耕这份工作，我每天天不亮就开门，首先把炉火点燃，烧一壶热水，然后把镜子、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直到深夜才打烊。对那些矿工来说，推子剪过后的不仅是疲惫，更是他们对生活的朴素期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凭借“剪得齐、刮得净、力道匀”的口碑，使小店渐渐成了居住在南广场的矿工、朋友和街坊邻居的固定聚点，一时间小店内外热闹非凡。

进入新世纪，霍林郭勒市开启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，逐步确立煤电铝一体化发展方向，并加快推进国企改革，城市面貌悄然发生了变化，人们的审美意识进一步增强，新潮美发店开始涌现，离子烫、染发等新鲜事物吸引了年轻群体。面对新风向的冲击，我没有盲目跟风，而是坚守男士理发的核心阵地，悄悄精进技艺。我先后去通辽和长春参加传统理发培训，把老刀修面的流程打磨得愈发精细：热敷软化胡须、顺毛发生长方向刮剃、鬓角精修、眉毛塑形，最后用热毛巾敷面舒缓，整套工序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同时，我还添置了更舒适的理发椅和消毒设备，学会了男士渐变剪、板寸精修等实用发型，并始终保留着修面、刮耳、剪鼻毛等传统项目。我认为，男士理发图的是清爽、利落、轻松，我觉得自己的老手艺不能丢，这是顾客始终不变的需求。那段时间，小店成了跨越城际的“情感空间”，老矿工们来刮脸剃须，聊着煤矿的变迁；年轻工人来剪利落发型，听前辈们讲述矿初期的创业故事；铸铁椅的扶手被磨得愈发光滑，剃刀在刮刀布上的“喇喇”声，成了老街区不变的韵律。

2010年后，霍林郭勒市城市建设不断提速，老城区改造升级，新城区建设初具规模，“精致小城”的蓝图逐步展开，不少老店铺搬离或转型，我的理发馆也从小镇搬迁至市里的一个居民小区里，为响应城市环境提升的号召，我给小店做了简约翻新：加装了空调，更换了防滑地砖，特意保留了木质工具架镜台，上面整齐摆放着锃亮的剪刀与剃刀，透着浓浓的怀旧感。此时的我已成了街坊口中的“老师傅”了，不少顾客从孩童时期跟着父亲来理发，如今带着自己的孩子上门，一家三代都是我的常客。“我爸当年在煤矿上班就认他的这门手

艺，我现在带儿子来，还是这个熟悉的味道、熟悉的感觉。”一位老主顾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。随着城市发展提速，理发价格虽微调了一些，却依然保持着亲民本色，比起上百元的连锁美发店，我这儿依然是男士们心中的“安心之选”。我想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。

多年来，来店理发的顾客大多都是老顾客，不乏社会各界精英人士，包括政府官员、企业老板、演艺人员，还有那些已经退休的老矿工，以及他们的子女，还有那些外来务工、经商人员，尽管我的小店不在川流不息的街面上，但大家就认这个门。

近年来，霍林郭勒着力打造“宜居宜业宜游”的现代化新城，口袋公园遍布街巷，老旧小区设施日臻完善，煤电铝循环经济产业蓬勃发展。看着城市一天天的变化，年过五旬的我依然每天守在店里，剪刀翻飞间坚守时光，坚守岁月。期间，也会听到年轻顾客建议调整发型细节，但我却始终坚持“不推销、不办卡、纯手艺”的经营理念。店里没有潮流音乐，没有复杂套餐，没有氛围渲染，只有温和的交流、推剪的嗡嗡，以及老顾客们熟悉的烟火气息。有人劝我扩大店面、提升价格、招收徒弟，我听后笑着摆手：“小店够住，手艺够吃，守着这些老主顾，心里踏实。”

三十载春秋流转，霍林郭勒从荒漠草原成长为工业新城，从“一煤独大”转型为多元发展，大众男士理发馆始终坚守如一，用自己的方式见证着城市的每一步变迁。我的剃刀剪去了无数青丝白发，却剪不掉对这门手艺的热爱与对街坊的温情。如今，这间小小的理发馆不仅是理发的场所，更成了承载城市记忆的“时光驿站”，用坚守与传承，诠释着手艺人的匠心，为这座工业城市增添了最温暖的烟火底色。



追风马(版画) 王作才 作

诗歌

返青的沙(外一首)

张会刚

让饥渴的沙，牢记流失时所失
只能在风中呼号。泪已干
风，捎来消息

能见一面就知足。倾诉
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解脱

一粒沙物难眠
二十七年的等待
滚滚而来的西辽河水，续接上思念
龟裂的土地，泛黄的草木
有了自由的呼吸。草地上的生灵
有了湖水般幸福的欢鸣
那是热切的呼喊，正在赶来的路上

那是一道从不示人的伤疤，我只愿展示给你
咽下的苦痛，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分量
该说的，已和盘托出，缄默不语不是我的初衷
只希望你替我保守秘密。因为明天就要分别
错过，便可能遥遥无期

那是风雨不透的巢穴，护佑无家可归的孤儿
那是一只木刻的眼睛，静观世间的是是非非
小小的树洞，藏着电闪雷鸣的回音
藏着日月星光的倒影，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

树洞

我站成一棵树，等你。哪怕一次邂逅也好
我也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，说说分别后的苦辣
说出来是我的事，听不听见是你的事

